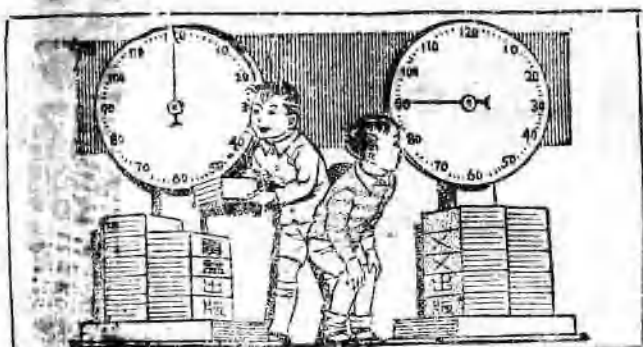


民國史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此照請 美優質品 各書 各款 出局 謹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史演義 全書一冊

實價二角四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譯者 湘鄉陸律西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

漢口 重慶 廣益書局

發售處



序

上古之世。渾樸無爲。民安耕鑿。而天下大治。降及後世。事變日亟。朝野上下汲汲不遑。而國人乃不能安枕。觀於史冊所載。三皇以上。但紀名號而已。唐虞三代之治績。一部尙書。足以盡之。漢高祖約法三章。猶有古意。自是而後。史臣班筆。去其避忌之事。刪其瑣細之文。尙覺書不勝書。迨至易姓受命。又經著述家之纂修筆削。窮年累月。始成一代之歷史。然已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加以私家記載。各就見聞所及。筆之於書。卷帙之繁。誠無足怪。惟是國民特性。喜於蹈常習故。溯自唐宋元明以來。歷時千數百年。抑於專制之下。層層壓迫。言朝局。忠奸二字盡之矣。言社會。勢利二字盡之矣。雖有稗官野史之流。欲持筆著一說部。非就固有之事實。加以色澤。不能使閱者動目。然久之則陳陳相因。又成窠臼矣。民國肇建。開千古未有之局。雖爲時僅及十稔。而事變迭乘。日新月異。已使人腦筋中有應接不暇之勢。如洪憲帝制。宣統復辟。議會之擄奪。武夫之跋扈。女子侈說自由。戰爭視同兒戲。皆極波瀾雲詭之致。倘令嚮壁虛造。縱竭千百人之心思才力。尙無如是之巧思結合。今乃一一見諸事實。此誠天然一部極優美之小說資料也。即以舊小說而論。縱橫莫過於列國志。而今日軍閥之各據地盤。此兼彼併。似之機謀。莫過於三國志。而今日政界之陰謀秘計。排擠傾軋。似之橫暴。莫過於水滸傳。而今日職將悍卒之閹餉爭鬪。擄掠姦淫。似之荒誕。莫過於西遊封神。而今日人心險惡。誑詐幻態。百出似之。誠有人焉。奮筆而集合之。洵中觀也。今坊間所出新籍。無意數十百種。或僅記一事。或祇傳一人。卽號稱全史者。亦均紀至民國五年爲止。六年以後。無聞焉。閱者引以爲憾。多謂編纂局之事。無不備載。閱者以之作新小說觀可也。以之作舊小說觀亦無不可也。時存

湯化龍

陶澍明



劉復基

彭楚藩



宋教仁

熊炳坤



年鴻勳

陳鴻浩



5W5598/05



王有宏

鮑良



張顯

張人駿



胡鎮

趙會鵬



(三)

馮汝駱

阮忠樞



王得勝

黃榮坤



昌隆

薩鎮冰



榮阮

齊耀珊



陳樹屏

忠銘



秦礼明

徐世昌



馮國璋

黎元洪



黎元洪

龍韻牘



段祺瑞

袁世凱



張彪

奕匡



載灃

統宣



俞化龍



莊月王

瑞澂

端方



中華民國史演義目次

第一回	瑞制軍妄殺激變	黎都督假義督師	一
第二回	製槍械佔領兵丁廠	遵公法照會領事團	六
第三回	探消息齊集日報館	聲罪討傳布北伐文	一一
第四回	聚同志和黃相逢	任私黨陳被害	一八
第五回	袁項城發電停戰爭	蔡都督提議組政府	二八
第六回	潘藝員助攻製造局	黃司令失守漢陽城	三八
第七回	誤師期紹楨失機	岑愛妾張勳出走	三三
第八回	改陽歷公舉大總統	訂優待初開參議院	三八
第九回	集會組黨笑柄橫生	借款裁兵談判決裂	四四
第十回	徵同意省長承任命	假共和總理受指揮	四九
第十一回	國慶紀念總統酬庸	車站送行黨員被刺	五五
第十二回	洪述祖青島潛蹤	李烈鈞湖口獨立	六〇
第十三回	鄭汝成力守製造局	黃克強拋棄石頭城	六五
第十四回	肆劫掠倖兵過淫威	圖專制國會遭解散	七〇
第十五回	廿一條樹前會議	五九期國恥銘心	七六

第十六回	穿鍼引線借重名伶	裏應外合預封妃子	八二
第十七回	馳密電乾兒尊皇父	困京塵俠妓識英豪	八七
第十八回	傾肺腑良夜證鴛盟	遮耳目侵晨脫虎口	九二
第十九回	燕市繁華籌備大典	滇南起義擁護共和	九八
第二十回	新華宮試演登殿劇	編輯室驚聞炸彈聲	一〇三
第二十一回	宣祕密專使被拒	發警告有子元宗	一〇八
第二十二回	大京兆被辱執法處	女官長得志新華宮	一一三
第二十三回	莫須有女官長下石	偽獨立巡按使驕驕	一一九
第二十四回	賣友求榮無獨有偶	審幾觀變異地同心	一二四
第二十五回	四面楚歌迫除洪憲	一場紛擾會啓南京	一三九
第二十六回	正首邱項城託老友	開會議辦帥訂堅盟	一三四
第二十七回	復約法撤消軍務院	開國會選出副總統	一三九
第二十八回	小鳳仙聞中驚噩夢	國務院會議起風潮	一四四
第二十九回	張帥北上大逞威風	李開登台甘爲傀儡	一五〇
第三十回	清宣統受愚登場	黎總統被逼退位	一五五
第三十一回	馮總統寧垣受職	段司令馬廠督師	一六〇
第三十二回	賈澈主義德奧宣戰	各保勢力馮段失和	一六五
第三十三回	長江放艦督辦示威	北海賣魚總統生利	一七〇

中華民國史演義 目次

四

第三十四回	安福組成殃民禍國	和議停滯勞衆傷財	一七五
第三十五回	北大風潮羣奸喪胆	滬江罷市閭閻齊心	一八〇
第三十六回	代表南來銷聲匿跡	冊封北去吐氣揚眉	一八五
第三十七回	籌餉械大興定國軍	褫官勸通緝內亂犯	一九〇
第三十八回	黨員末路遠走高飛	督軍自戕無獨有偶	一九五
第三十九回	王占元被逐離鄂	吳佩孚受命攻湘	二〇〇
第四十回	率艦隊杜錫珪奏功	破岳州吳孚威奮勇	二〇六
第四十一回	保定作露大集優伶	奉天示威預儲餉械	二一一
第四十二回	華府會議收回島澳	信使往還統一中原	二一六

中華民國史演義

第一回 瑞制軍安殺激變 黎都督仗義督師

從來天下愈亂。人才愈多。行出來的事跡也愈離奇。諸君不信。但看三國志同戰國策。這兩部書便是先例。五虎八門。處處引人入勝。蓋中國自古以來。帝王相傳。唐虞以降。由傳賢改爲傳子。由揖讓變爲征誅。都靠著武力取得天下。所以每逢易姓受命之際。除了一部正史之外。都有幾種野史稗官。記載些瑣細事跡。推波助瀾。這也是不可少的。因爲這野史乃是私家著述。倒還可以言論自由。不比那正史。受了層層的束縛。裁制。言不由衷。反不如野史有些價值。到了年湮代遠之後。都把正史束之高閣。全賴幾部小說家言。膾炙人口。然而這種小說說來說去。無非修談些君臣遭際。鋪張些富貴功名。千篇一律。換湯不換藥。縱然筆墨再好些。也做窮了。獨有這民國。開四千年未有的奇局。推翻帝制。改爲民主。一切舊話全用不著。又在這過渡時代。無論在朝在野。一言一動。都是小說中極好的資料。好像鄉下人初起進城。耳目一新。扭扭捏捏。做出許多醜態。供人噴飯。人人都要拿他來做箇話柄。所以民國纔及十年。而說部演義已是汗牛充棟。似乎算得描摩盡致。不必再費筆墨去形容他。然而古人說的著史貴有三長。口才曰學曰識。做小說也是如此。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各人有各人的文字。所謂識大識小。理解既有不同。見智見仁。詣力又難強合。我輩既然生逢斯世。倘若將波譎雲詭的事跡。聽其風馳電掣的過去。未免可惜。只有把我目中所見的。耳中所聞的。腦筋中所記憶的。隨手寫了出來。等待後人之評論可也。却說滿清末造。革命風潮。愈演愈烈。稍有些知識的心目中都抱了種族的觀念。自從安徽巡撫恩銘被刺之後。廣東將軍鳳山。李琦。先後飲彈而亡。滿族的運命已有不可終日之勢。旁觀的誰不替他岌岌可危。獨有朝廷之上。一班秉鈞持衡的大臣。卻依然

是文恬武嬉。朝歡暮樂。任憑慶親王奕劻。箇人總攬大權。實官鬻爵。恣意妄爲。再加上這班童驥親貴。分踞要津。將海陸軍大權。一手把持。明明看著大廈將傾。他還是說癡癡之疾。終日歌舞昇平。縱有輿論抨擊。一概置之不問。到了宣統三年。四川百姓爲著爭回鐵路。民氣非常激昂。滿廷別無他策。只曉得用兵力來壓制。派了端方帶兵南下。這時候的兩湖總督又是滿人瑞澂。到任之後。專與黨人作對。特派偵緝隊多人。四出搜尋。凡有稍涉革命嫌疑的。不問情由。嚴拿重辦。以致無辜受害的不知凡幾。從此民心更加憤激起來。這天乃是辛亥年八月初九日。瑞澂因爲前幾天接到端方電報。請他解放保路會。速收路款。以定全局。先從鄂境辦起。取銷商辦公司。正在忙碌的時候。忽從外面遞進外交部密電。瑞澂以爲有交涉事件發生。先嚇了一跳。及至譯出看時。大略謂各國公使照會到部。革命黨潛伏長江一帶。私運軍火。約日在武昌起事。瑞澂嚇得手足無措。忙令人去請統制張彪到院。接連著又是英美兩國領事送來照會。說是黨人已定期十五十六兩日聚鄂起事。並約陸軍第三十標步兵同時響應等語。瑞澂大驚。張彪一到。便將文電指給他看。問他計將安出。張彪道。只有請大帥下令軍警。嚴加防範。料黨人也無甚能爲。瑞澂道。如何防範法呢。張彪道。這也沒甚爲難。第一須多派偵探過江。其次便照臨時戒嚴辦法。當下密商了許久。纔告辭而去。連日便忙著調集特別巡警。右路巡防隊。警務公所。消防隊。第八鎮工程營。守衛督署。原來當日這種謠傳。確非無因。實因革命黨老同志孫君武等。見川路風潮。鬧得大了。以爲有機可乘。躲在漢口俄租界。置備炸彈。運動軍隊。約定中秋夜月間起事。所用軍旗。分爲五種。暗中置備一種白旗。用白布製成。並無文字。一種紅旗。大書興漢滅滿。一種三色旗。分紅黃白三色。一種十八星旗。紅地黃星。今用爲陸軍旗。一種招兵旗。紅地黑字。上書大漢招兵。或招兵滅滿字樣。此時武昌新軍共有一萬六千人。合組爲步隊馬隊砲隊三種。都歸張彪統帶。早已暗中聯合。反對長官。雖有些不同意的。不過少數罷了。此種暗中行動。張彪如在鼓裏。再也不想不到十三日張彪奉到督署號令。調馬隊八標俞化龍到署駐防。當即遵照前去。十四日巡警道干月莊傳齊各區警員。諭話說是風聲緊。

急防範宜嚴。城門晚開早閉。武漢各碼頭渡船八點即停。警員遵示而退。又有偵探來報。各標營都於今晚大排筵宴。說是改早過節。其間必有奇事。日莊領悟。連連點頭。急向瑞澂報告。遂通行合城文武一體嚴防。到了過節這天。官紳商民個個慄慄危懼。豈知到晚毫無動靜。衆人方纔放心。原來民軍那邊見官軍戒嚴。不欲輕舉妄動。已議改期了。瑞澂仍是積極進行。十六日。又用電話分傳各軍警要人。至督署秘密會議。散會後發出緊急命令。其中從頭門直到內室。凡屬廳堂廚竈。以及會議室辦公廳。莫不槍枝如林。刀聲摩擦。日夜不斷。如臨大敵一般。行路之人。禁止窺探。員役出入。均須呈驗腰牌。然後放過。瑞澂又想起漢陽兵工廠爲製造軍械火藥重地。現在只有四十一標二營駐守。此處關係重要。恐怕該管帶威望太輕。不能鎮懾。須加派大員纔好。張彪道。現有混成協統黎元洪。人極老成。可以派往助防。瑞澂即命照辦。張彪又說城外塘角。乃民船避風之處。容易伏藏奸宄。雖有混成協馬隊十一營坐鎮。尙嫌兵力單薄。宜派湖軍雷艇。開塘角停泊。瑞澂道。汝言甚合吾意。但既提到水師。我又想起尙有湖鵝雷艇。閑著無事。可以開赴漢陽。助守兵工廠。以防意外。其餘如長江艦隊。楚護楚同楚有各船。以及本省巡防艦隊。楚材楚安。江清江泰四艘。也可以叫他們一律停泊武漢左近。俱各生足火力。擦磨機器。聽候命令。張彪唯唯下去。一傳諭。這且慢表。再說孫君武十八這天。在寓所內親自裝置炸彈。因管心有疏。鐵少許。未曾措得乾盡。與炸藥接觸。轟然一聲。火光四射。屋瓦飛騰。君武雖未喪命。急急負傷而逃。同志趕來慰問。君武道。傷勢幸無大礙。但此處機關既破。對於吾等進行必生阻力。且因此株連。同志被捕者亦必不少。非火速舉事不可。諸同志遂將君武送往醫院。擬定當夜砲響爲號。同志兩人繼出醫院。便被巡捕捉住。送至江漢關道齊耀珊處。捕頭亦知照洋務公所吳元凱。在炸壞房屋內起出炸彈手槍旂幟印信等件不少。督署得信。電飭元凱會同夏口廳在關道署內審訊。革黨同志均不待訊問。爭先供出姓名。一爲秦禮明。一爲張霞初。又供出機關多處。齊耀珊電告督署。飭巡警道就近搜獲二十餘人。連夜解往武昌。一同斬決。是夜張彪正在司令處辦公。有砲隊正目前來稟報。又探得革黨秘密住所三

處。一在小朝街九十二號。一在八十二號。一在八十五號。張彪忙告瑞激。瑞激道：「標兵已靠不住。非老兄親往不可。」張彪領命。帶了四十名警察。又帶了四十名督轅衛兵。先走到小朝街九十二號。見門前大書吳公館三字。斬關進內。見黨人約有七八名。正在收拾子彈。遂上前一併拿住。又到八十二號。八十五號兩處。也同時圍住。共拿到二十七人。尚有女黨員一人。名叫龍韻蘭。並搜出彈藥多箱。槍枝無數。忽然聽得衛兵向一人叫道：「彭楚藩。你也入了革命黨麼？」內中還有一人。惟恐人家不認得他。自己叫道：「我是劉復基。也是同黨之一。要去一同去。」遂一併押到督院。這彭楚藩本是陸軍憲兵。既被衛兵指認。毫無懼色。瑞激立傳參議官鐵忠。委員陳樹屏在院提審。楚藩站立案前。挺身不跪。鐵忠樹屏或用嚴刑威迫。或用甘言哄騙。楚藩詞氣不撓。且大罵滿奴不止。二人據實稟復。瑞激命不必再問。一併綁出斬首。隨後又有衛兵報告。襄陽學社又有幾個人拿到。瑞激督同陳樹屏升坐大堂審問。一名陳鴻浩。一名年鴻勳。一名陶德明。均自稱某校學生。安分求學。不曉得什麼叫革命。又一人名喚龔俊初。自言乃是報館訪事。更與革命無關。樹屏喝道：「你既不是同黨。為何走到他們學社裏去？」俊初道：「我去尋朋友的。」樹屏道：「你既與他爲友。平日就該曉得他們的舉動。何不來報官。使初道：「我一進學社。就被他們軟禁。不許我出來。深恐走漏消息。訊至此。瑞激大喝荒唐。拖下去斬首。又提劉復基問道：「你的黨羽炸彈共有多少？」快快講來。復基道：「除却一般滿奴漢奸。都是我的同志。事已至此。總算你們氣數未絕。我該遭殃。還有什麼問頭？不如將我快快殺了罷。」瑞激也叫綁下。臨死大呼皇天不止。還有雄楚樓北橋高等小學堂間壁洋房。也是黨人機關。張彪往捕小朝街時。曾派兵乘夜前去偵探。先從窗外張望。只見屋內燈光。照得如同白晝。許多人忙着印刷。告示。繕寫冊籍。兵士冒呼口號。驅開大門。當場捉到五人。餘均登屋越牆逃走。兵士便把搜的各物帶回。送交督署。瑞激翻開名冊一看。大半都是軍隊中人。便下令按名捉拿。共有七十二人。先後被害。其餘各營弁兵名。列黨籍的。尙還不少。冤死狐悲。個個忿恨切齒。便有工程第八營左隊軍士私下商量道：「現在勢成。騎虎朝夕不保。我們進亦死。退亦死。不如趁早下手。還可以微天之。」

幸全營聽了，固然答應。霎時秩序大亂，喧嘩聲震動遠近。各兵扯下肩章，袖纏白巾，以同心戮力四字爲口號。督隊官阮榮發出來攔阻道：「你們這不是反了麼？」一言未了，中彈倒地。右隊隊官黃坤榮、排長張文濤等，也聞聲出來攔阻。道：「求你們千萬不可造反。但聞砰砰兩槍，俱被擊死。只有後隊官羅子青追上大衆，大聲喊道：『今日弟兄們這番舉動，我極贊成。願跟著你們一同行事。』衆皆連聲叫好道：『這纔是男兒好漢。』此時一片殺滿奴殺旂人的聲音。驚天動地。一面遍告沿街商店，叫他們各自閉門，不必多管。凡屬同胞百姓，決不鬆動。時正八月十九夜九句鐘也。只見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也連殺督帶隊官二人，排長二人。隊官一人相繼而起，直趨楚望臺。旂兵先來迎擊，兩下巷戰。槍砲齊施，旂兵不敵，死亡一百餘人。巡警見勢不妙，無法阻止。各自棄裝逃跑。十句鐘時，民軍奔往火藥局取子彈。十五協兵士也齊集大操場，各攜械彈，前來聯合。協統王得勝用電話飛報張彪。張彪得信，連連頓足道：「完了完了。向左右望了幾望，都是啞口無言，一無所措。忽然似乎省悟，問著自己道：『你還不快走，等什麼呢？』遂脫去衣冠，穿著一件半舊長衫，逃回公館，檢點了些細軟，帶著家小，一溜烟逃出城去了。至於他協下文武僚屬，見主帥如此，也都放開腳步，東奔西散，傾刻不知去向。再說工兵等擁進火藥局，先把守庫兵士打死幾個。開庫一看，存儲子彈尙還不少。一齊搬運出來，安置蛇山下閱馬廠諮議局旁。一路大喊打制台衙門，到了督轅左右，早看見烟火障天，人聲鼎沸。原來先在督署守衛的砲馬兩隊，得信先變，已與巡警衛隊消防隊等徑自開戰，打得不可開交了。馬隊見工兵來勢洶湧，便與合併。營官有降順的，有逃走的，紛紛不一。各兵大喊放火助威。署旁民房頃刻化爲灰燼。槍子炸彈如雨點般從頭門飛了進來，却說瑞澂先在署中聞變，還想叫衛兵出外抵禦。那裏有人睬他？只得自己跑出來張望。兵警互閱，已經分不清楚。只有教練隊衛兵巡防隊數百人，束手不動。瑞澂大喊開槍，各兵回答道：『等黎協統到來，方能開槍。』瑞澂無法，只得喚教練隊進內，許以重賞，請他們將太太同少爺保護出城。暫躲在兵船上。我隨後就到。再說民軍從九時起事，紛紛擾擾鬧了半夜，尙未舉定那個做首領。衆人商議都說：『照此萬不能持久。現有』